

吳郡志卷四十六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蕤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



嗙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  
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  
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邱劔  
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虵長尺餘  
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  
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  
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  
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  
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  
元以肩輿欵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

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  
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  
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  
江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元坐受其  
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  
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  
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老又  
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  
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  
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



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  
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昭合旣捷薦名遂登科調  
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席再

再不復見

朱地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  
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  
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  
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  
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  
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  
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  
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  
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  
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爲薪  
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  
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  
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  
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洶湧震動  
窗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碁局及石壑二一日薄暮聞  
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  
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其妙而  
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

更爲廳事矣

丞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勸溪火

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

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

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  
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

益穿袍亟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  
此才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

衣冠如唐人繫紅鞞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  
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  
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  
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  
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  
罷食以手捧首而颺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  
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



人又喜而駮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  
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  
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  
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  
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  
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

吳郡志卷四十七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  
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劍於牀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  
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  
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辭燭燭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  
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  
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



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鑌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鑌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

吳越春秋越絕書史

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

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旣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畱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



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家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  
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  
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  
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  
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傳又一說此  
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日三夜重  
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齋二物詣夫差夫差  
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  
捨重以子聳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臣吾

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  
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  
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  
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

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峰瓊偉從者六七八人遍擾  
居民家人欲掩害卽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  
之泛舟遠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卽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  
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  
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  
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



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  
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鼃鼃之屬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  
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  
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  
磨礮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  
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害尸子  
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  
類也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

尾黃色大如梳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  
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  
女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  
昭答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  
其壁畫侍女竝是偕來者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  
江邊伐荻為大地圍繞周身大便咋地地死隆僵仆無知  
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  
歸家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廡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椽傳言天公織女死爲

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

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

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

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

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

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

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

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家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

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

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家號

咷不復嫁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

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

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

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

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

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神搜

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



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鐙雜果命縮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篴篴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篴篴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鐸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升所贈荅物

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增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篴篴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虎邱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并吼三

日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踰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



三三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

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

稽神異苑

虎邱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籙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請至郡從受

五戒

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 吳郡志卷四十七

### 吳郡志卷四十八

####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



不同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

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



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于檣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檣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檣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



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道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爲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與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河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河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



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淞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  
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  
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  
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  
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  
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  
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滄涇  
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滢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  
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  
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溯沛墨子  
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  
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  
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太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  
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  
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  
言之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  
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  
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  
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  
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



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  
 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  
 但其跡不可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為三人震澤為  
 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  
 白蠅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  
 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  
 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  
 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  
 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

諸山有溪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  
 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  
 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楊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  
 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  
 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  
 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  
 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為三又  
 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為謬謂錢  
 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  
 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  
 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鄺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



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卽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卽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

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竝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濶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滬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竝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



顧夷所記五湖今竝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為是則五湖為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濶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湖通為笠澤矣楊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駙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為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即宮亭湖爾裴說殊為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

止為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長塘湖在義興湖與隔湖為五湖尤繆

葑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為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同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鮑音手鮑音淨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鮑門謂鮑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鮑鮑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鮑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鮑音相近



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門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贈王洞庭柑熟客分金卽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旣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浙江也

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弃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卽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



山太湖遶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蒞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造虵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膠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爲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



蘇印實寶歷元年記中曰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  
名應物詩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  
衛耶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  
晚節把筆學爲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  
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  
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  
其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  
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  
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  
一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

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  
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  
不同禹錫所舉或別是一人也

韓駒蔡寬  
夫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  
客船在閭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  
撞鍾時歐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  
謂之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  
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興守詩云半夜鍾聲  
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  
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緜



山半夜鍾温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

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方石林二詩話詩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

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

呼響大師以為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楊子江心蝦

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

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

山尉生郊及二季艷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

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

一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

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據

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祜

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

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瑊之別業按畢瑊未嘗

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菘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竝

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

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為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為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為甘漿巷

吳郡志卷四十八

吳郡志卷四十九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

織塵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雨衙漸多服亭午初無熱  
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無朝暮晚色  
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  
重開武邱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  
官去崔融次韻洛渚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  
木蘭橈城邑南樓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鷗  
蘇子美過蘇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  
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  
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杜牧經闔閭城遺  
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館  
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館  
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



裙會  
拂來

二日遊覽

蘇子美遊山上春遊南峯出自閬屏西崎嶇緣田

新鮮丹青晃朝曦○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  
上觀石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窗戶玲瓏透  
斜暉嶽然似釘鉅人力安可施朝飡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  
臺昔嘗遊回首憶舊題南向又度嶺盤屈麋鹿蹊摺身趨寶  
華未到聞法輦松澗見廣路平如隱金鉅寺壓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  
洪川不能沒上有萬眾棲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  
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澄滑惟  
賴枯筇杖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險  
梯麥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見鴻鵠卑却視  
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樛樾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  
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煙開風驅銀  
山移旁過折腰塔鐵輪盡顛隳近為震霆拔火烈瓦甍靡未  
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為迤邐瞰薦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  
塵蝦魚潛璫琉璃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榜伽屋老朽是亦  
傳者非北渡千丈橋柱裊欄傾欹攬衣俯而趨愁為溪風吹  
遇勝輒自留仰嘯巾屨遺永言嘉謔浪把酒先嘻嘻予履閱  
奇怪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疑身被畱甦

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自向者却是夢反復又自  
疑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塵全榮辱兩莫期清泉  
與白雲終老得自怡蘇軾和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二  
首不覺朱輪輾後塵爭看繡幃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京  
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閣走香塵激激飛濤  
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翻翻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  
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湖春安安排詩律追強  
對贈彭歸期為惡賓墮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同人○  
胡宿散驚鴨山中老癯仙萬頃纖芥納乘風落珠唾真色遠相  
樹散平生爾汝分磁鐵契已狎萬緣一笑空箇處無刺法方舟  
苔谷隱風雨寒凄凄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岐戒後會  
過熟新秧插期我散  
梅楮莫忘鷗盟歎  
謙楮莫忘鷗盟歎

三日書事

李紳過吳門煙水吳都郭閭門架碧流綠楊淺深

極浦草色辨長洲憶作麻衣翠會為旅棹遊放歌隨楚老清  
宴奉諸侯隴畝無和比年額錢以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鞶  
聽鷺入春湖看鴈畱里吟傳綺唱鄉語認飲謳橋轉攢虹飲  
波通關鷓浮竹屏梅園靜水檻橋園幽絕堵荒麋苑穿巖破  
虎邱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館曾閑訪遺基亦徧搜吹

長江不流四十九







公尤於平望之西聯舟夜語走筆敘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  
 清商契闊幾何時遺轉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  
 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  
 戶遙音鴈南翔攄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子去尚千里道路  
 阻且長嶽崎嶇所歷無令馬元黃林歛寒食家家踏曉晴好  
 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鴿  
 原聯乘樂何須鷓尾並橈行山前父老應相笑為我頻來學  
 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  
 春君恩乞與守符新便推白傳為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  
 境喜逢餘秉穗舉杯無復歎鱸尊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  
 情愧昔人縹緲餘妖疇紘酬餽餽難詩西

**四曰懷古** 鹿爭新草苑鳧鷖占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  
 邊風起遠帆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陸龜蒙  
 豐韻吳宮詞二首膚愉吳都殊眷戀便殿宴邊巡新春人轉  
 面見戰箭○紅隴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置遂  
 至地皮日休侵深尋嶽岑勢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  
 袂逝○粉指替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嬾亡房廊香  
 杜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麋跡多菜  
 黃垂曉露菡萏落秋波無遣君王醉滿城頻翠娥○香逕遶  
 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  
 連秋蓼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下

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秋明雲白萬  
 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  
 臺前夾月吹玉鸞臺上迎京滅金翠銀河倒瀉君王醉灑酒  
 峩冠野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颺四颯真珠墜伍員結舌  
 長歔歔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啼晝海霞銷深掩金屏日高  
 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中間瞻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  
 里馬蹄掃空壘瓦解冰消真可恥疑豔妖芳安足恃可憐荒  
 苑雨冥濛麋鹿叻叻遶遺趾君懷逸氣還東吳狂吟日日遊  
 姑蘇興來下筆倒奇景瑤盤迸灑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  
 危峯霽後凌天孤海潮秋打羅刹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  
 凝思萬慮無霓幢髮遊仙都琳瑯脂曼玉華殿天香靜裊  
 金芙蓉君聲日下聞來久清瞻何人堪敵手我逃名迹遁西  
 林不得灞陵傾別酒莫便五湖為隱淪年年三十昇仙人  
**五曰題贈** 蘇舜欽答章傳廢官旅吳門迹與世俗掃構亭滄  
 內自充藜藿日間築室喬樹抄窮經交聖賢放意南閩章其氏  
 傳名字傳道清晨闕子門疎爽見委表大篇隨自出爛漫風  
 力老安敢當所衰讀之欲驚倒開軒延共語指亦有深到平  
 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  
 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鳥足論令名  
 當自保王元之贈草菴禪師陽山山下草菴深鶴髓寂寂  
 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為政一般心梅製酬張



無夢一夢浮生無夢身先生真是古之真  
刻藥函裁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吏隱人  
刻於游賦始生相去長年解和州  
刻

六日寄贈  
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使人知  
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  
籍寄白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入紫微臣  
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是州人  
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  
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  
紅敷碰蝶水似基文交度郭柳如  
初迎兩白鳥羣高欲避潮唯望舊  
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  
藏動颺翹社癸灘賦帝五茸春草  
即奉弓招王禹偁隱舊樓倚玉簫  
通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  
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  
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  
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年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  
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

燈搖浪開窗雪滿天無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  
知府蔣密學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望滯鹽梅  
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  
才空傳宴寢疑香句松多誤神翰後颺瀾下嬰嬰  
際又奇子美學士阜橋羈旅有梁鴻洛下嬰嬰  
經為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  
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  
翰龍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懇求茂苑得  
舊日池臺勝鱣鱣灼灼日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  
車修敬日過家上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  
帥熙以藹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  
隨邇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亦遭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別來已度江  
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  
岸朱樓隔柳條了頭小兒盪畫長袂女郎簪翠翹  
軒卷羅幕碧池透迤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下舞  
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  
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裝賤飛逸韻至今傳在人  
口報白

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裝賤飛逸韻至今傳在人  
口報白  
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  
軒卷羅幕碧池透迤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下舞  
岸朱樓隔柳條了頭小兒盪畫長袂女郎簪翠翹  
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  
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別來已度江  
亦遭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隨邇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  
帥熙以藹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車修敬日過家上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  
翰龍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懇求茂苑得  
際又奇子美學士阜橋羈旅有梁鴻洛下嬰嬰  
經為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  
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  
翰龍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懇求茂苑得  
舊日池臺勝鱣鱣灼灼日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  
車修敬日過家上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  
帥熙以藹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侍宦向長洲今  
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  
隨邇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亦遭時歟爾駟馭人朝身謀攬登車已倦遊幸有  
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君別來已度江  
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  
岸朱樓隔柳條了頭小兒盪畫長袂女郎簪翠翹  
軒卷羅幕碧池透迤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下舞  
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  
不負風光向杯酒酒酣裝賤飛逸韻至今傳在人  
口報白



君相思空望嵩邱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黯石榴裙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  
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  
戟隨若共吳王鬪百草不知應誰作是欠西施

七日留別  
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曠一時  
尚聞絲竹聲悵望虎邱路沈吟許水亭還鄉信有與去郡能  
無情崔璞蒙恩除替兩載求人瘼三春受代歸務繁多簿籍  
才短乏恩威共里垂天獎分憂值歲饑遠蒙交郡絨到鰥肝  
離階昧安敢整朝衣作牧慙為政思鄉念式微儻容還故里  
高臥掩柴扉賈鳥赴南巴畱別蘇臺知已人過梅嶺上歲歲  
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

已料生涯事只應持釣竿○賀力收別蘇州人徘徊聞闔  
長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郢幸詔遂  
亡吳宮毀無巢燕城空有樂鳥茲那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  
庶同燕石光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急別更踟躕若訪任公  
子求魚東海隅林希將之宣城吳門效白樂天體被詔守東  
吳夜渡楊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賢豪况復  
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叙契闊豈徒樂吾身  
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為賓樽酒未

重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趣整震澤帆遙  
挹敬亭春五月而報政速哉彼齊人今我若置郵何德於吳  
民舉手謝吳民自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如迎送勤來慙  
白太守去愧謝宣城壘嶂樓有懷吳門未伯原虎邱換得敬  
亭山句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雨州好君恩乞與一身間  
漸無牒訴煩敵朴喜有林泉數往還

猶想朋雲隱君子思婦時見鬢毛斑  
八日贈別  
子之尉於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績未書也而謗不素  
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不素  
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於是竟謫為南巴尉而吾子直  
為子已仕慍不見色於其胷臆未嘗藉芥會同譴有叫闐者  
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辨其濫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後條  
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將派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  
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知去南巴之不為大來之機括  
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唯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  
山芳草奈遠別何同乎道者蓋借賦詩以貺吾子歐陽詹送  
許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  
若地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其人  
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  
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  
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前明經從常

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前明經從常



月隨牒之官玉貌青春芬芳有荷望棠陰而委質鬱蘭陔以  
 辭親征車麟麟所往往在日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那由家不  
 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為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  
 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為士也行乎權德輿送從兄立赴崑山  
 主簿序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麻廕而奉清廟齋祠者  
 及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  
 其於獎人為善之義深矣從兄承舄奕簪纓之後荷蕤蕤文  
 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署崑山主簿  
 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有良二  
 千石為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勤敏推輪積水或在  
 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由俾羣從借賦劉禹錫三  
 載為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謝榮黠且為一徘徊○流水閩  
 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  
 贈送周判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舟  
 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娃館秋涼却到  
 無好與使君為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皮日休和崔諫議  
 歸以六韻賜示因佇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露濃春  
 後澤霜薄霽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療飢隔花攀去棹穿  
 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將千感淚異日拜黃  
 扉陸龜蒙謹和諫議罷郡叙懷六韻已報東吳政初捐左契  
 歸天應酬苦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朝端望載飢紫泥  
 封夜諾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極微待升谿造日

江海問漁扉李白送客歸吳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  
 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  
 還應掃釣磯張衆甫送李司直使吳使臣方擁傳王事遠辭  
 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干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  
 有離恨春江無限沙杜牧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  
 贈行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  
 馬此送君高歌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  
 年鹿裘挂臆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  
 為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  
 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當思掄  
 羣材一指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麤十圍小  
 者細一指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麤十圍小  
 致予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大豕常恨  
 兩手空不得一馬筆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  
 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  
 名寺疎煙壘壘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  
 或憶姓名為說都憔悴杜牧懷吳中馮秀才長洲苑外草蕭  
 蕭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許  
 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庭歸風滿歸帆路不迷對  
 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崦巖谷初  
 寒蓋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書上  
 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鄉南宅春深碧草長共醉入門迴



畫舸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  
 經歲別離心盡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頎送顧朝陽還吳寂  
 寞俱不偶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舊國指飛  
 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  
 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何峯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鍾風香  
 還吳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船入稻花香海  
 底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如蘇小小君始到錢塘李頻送劉  
 山人歸洞庭去意無人命唯應道是從半湖乘早月中路入  
 疎鍾秋盡戶蛩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株松即  
 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邱煙  
 到時自見成行鴈別處休聽滿樹蟬賣劍為賒吳市酒攜家  
 猶借洞庭船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  
 日送人歸觀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山寺孤帆過  
 海門蓬聲潑火雨柳色禁煙村定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送  
 羅著作雨浙按獄歸州歸使印星車適舊遊陶潛今日在  
 瀛洲科條盡曉三千罪囚圍應空十二州倩綬有香籠驛馬  
 皇華無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題名向虎邱蘇子  
 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垂索寞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  
 從迴棹羨他雙燕逆風飛胡宿送楊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  
 灣嗚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坊秩榮歸  
 里開心名參天下携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

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餘壘秋帆臥半陰平時按  
 方驥後夜望參陶菊何妨醉江毫且剌吟悠悠河上別干  
 里鬱明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處起振錫不雷  
 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芋山清幾夕  
 巖窗下忘眠聽瀑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庭五月水  
 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  
 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踞拜上官曾過楊州能慣否劉郎  
 蓋底勤須寬梅堯臣送裴如晦宰吳江吳江田有梗梗香春  
 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藿飽食不為餐月  
 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織  
 雲魚躍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秋鷹掣黃鑑送李殿省赴  
 任常熟神駒扇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  
 田方稼稔春生香逕雜葩紅綵鱸銜尾凌波駛頰鯉駢頭薦  
 俎豐王季情深重睽索南雲延脰極飛鴻郭祥正姑蘇行送  
 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  
 荒墟使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韋猛則虎只今臥治聞黃公  
 更得高才歸幙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年  
 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節臨朔方威霽秋霜  
 愛春不用東方且為鼠誰強指鼻端有聖寧傷斧升沈偶爾非  
 傾綠酒鱸肥承詔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祕校冷吟孤  
 溪水悠悠天柱雲雲行水光動水洗雲影分幽人坐臥吟孤



絕迴出羣資彼雲水香釋此塵垢紛胡為倏言別扁舟連夜  
發往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覽古  
竟論今治吳枝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後世何必腰黃金  
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泉味尤美若逢吳市門更訪長  
生理胡宿送太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鄧侯歸旆已臨  
岐西郊祖帳傾簪綬南國離聲動管絃去思歌邵父三  
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正是清陰蔽芾時程俱送  
葉善卷致仕歸吳衛尉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綬向江東秋鱸  
正與萼絲美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  
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許渾吳門送客  
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樓臺迴聲難鍾江秋官吹清  
早潮低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放送  
裴二知蘇州著書元尚白送客鬼椰掄積水望江海秋風吹  
軸轡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明南國驪聲接舊吳曉  
霜繁橋袖過雨熟菰蒲安得如吾子從君飛隻鳥蔡肇送錢  
齋明倅蘇州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舊兒童郎君扇枕  
家山晚侍史焚香省戶空十里浮梁晴臥竦一江春水淨磨  
銅三年官蒔東吳去為具扁舟破浪風○洞庭飛雨打湘絃  
燕窺疑香思窈然四者難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為君妍雜花  
遙徑迎籃輦春鳥喧洲起畫船聞  
道山公方啟事重看一鶚在秋天

吳郡志卷四十九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甲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輶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旣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輶倚專



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旣死左  
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  
是爲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  
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是前入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  
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闔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

楚楚封之於舒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旣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  
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  
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旣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幘吾兩目  
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幘其  
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中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桓温所免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爲歎  
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温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  
里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  
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  
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  
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  
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遁赴



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一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慙慙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宏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戰于高祚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人衆自往備之賊

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雷錢宏爲吳令衆軍至路邱卽斬宏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  
闓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  
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  
峻敗後其將劉微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  
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  
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  
軍爲聲援廞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乃遣前吳國內史虞  
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  
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  
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  
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  
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啟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  
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  
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婿也重斂人不聊  
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畱不聽乃殘郭  
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  
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  
諭之裴乃納款

光啟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  
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鉞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  
箭死鏐以海昌鎮破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旣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  
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  
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  
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旣平孫儒命從弟鉞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  
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鋸鏢帥江海遊奕  
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間邱真等三千餘  
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  
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玟號孫百萬專製守禦之具淮人  
以洞屋攻城玟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半  
繩運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搗去之賊兵盡露因加  
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玟乃



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屋石之墜者悉着網中賊計遂沮

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岷舉兵討景岷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瓛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畱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

悉平

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元感將渡江而元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



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變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奔吳杜伏威遣輔公祐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暉白潤州犇宣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恒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  
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畱為吏部郎中元和  
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為  
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  
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虎邱詩云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  
月一遊虎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  
不以為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  
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  
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

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為怪古今  
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為河南尹又作  
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  
厚則知吳在當時為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

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

白居易憶舊遊  
遊舊遊安在哉  
舊遊

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  
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閭門曉  
嚴旗鼓出臯橋夕開船舫迴修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  
絃頭上催六七年狂爛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  
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邱月色為誰好娃宮花枝  
應夜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  
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揚州驛裏夢蘇州  
蘇州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為  
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作詩璞間為詩亦



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  
哀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災異有成都  
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  
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  
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  
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  
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  
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  
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鈎磯意  
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  
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  
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歷中應舉者  
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  
視它藩爲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  
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  
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縉爲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  
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



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鞠之  
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  
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  
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  
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淳化中公自  
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  
詣郁居拜之堂下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  
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郁  
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

堯佐

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

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  
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爲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  
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免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

甚精當

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申公子厚  
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  
號爲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能道  
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嘗扁舟  
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



有賀方回卽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畱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晝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

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

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條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

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

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

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温能

以錢米衣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折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卽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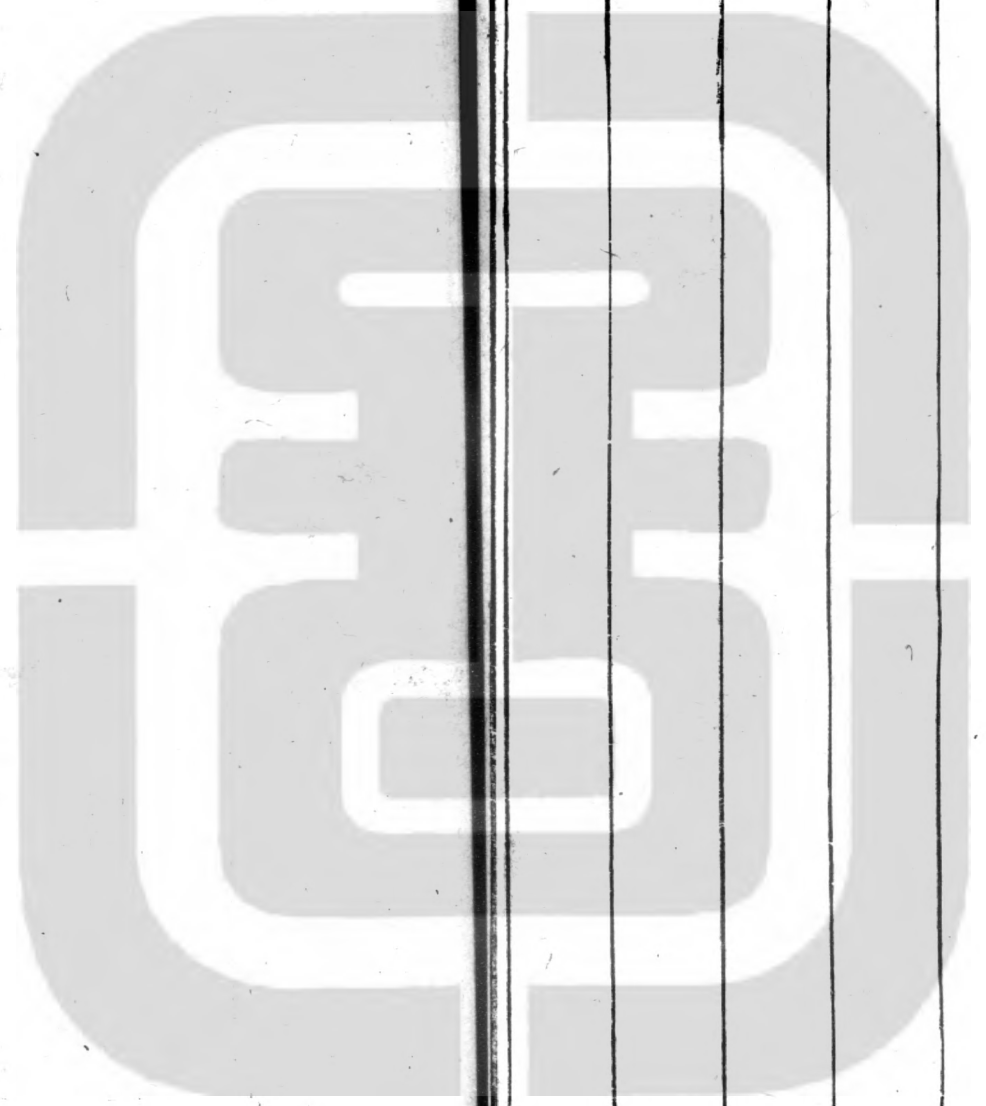
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州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養字今從矣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曰石號爲石

首魚

吳地記

吳郡志卷五十一終







# 吳中水利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吳中水利書一卷宋單錠撰錠字季隱宜興人嘉祐四年進士歐陽修知舉時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獨留心于吳中水利嘗獨乘小舟往來於蘇州常州湖州之間經三十年凡一溝一瀆無不周覽其源流考究其形勢因以所閱歷著爲此書元祐六年蘇軾知杭州日常爲狀進於朝會軾爲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臺鞫治其議遂寢明永樂中夏原吉疏吳江水門濬宜興百瀆正統中周忱修築溧陽二壩皆用錠說嘉靖中歸有光作吳中水利書則稱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錠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



數澤天所以濬東南之水也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  
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歟其說特  
與鍰異歲月綿邈陵谷亦久遷改形勢今古異宜各據  
所見以爲論要之舊法未可全執亦未可全廢在隨時  
消息之耳

吳中水利書

墨海金壺 史部

宋 單鍰 撰

竊觀三吳之水爲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  
月指之則水爲害于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  
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蹟使  
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  
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  
厭其出力竭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于汪洋之波  
視之茫然猶墮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于國志于民  
深求而力究之然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  
本詳于此而畧于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



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于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以伍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長以廢伍堰伍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于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

究其詳以鐫視其蹟自西伍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伍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伍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洩震澤之水是猶沃水于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決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之先伍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伍堰猶未爲大患自吳



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二三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可以見矣且以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洩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鏗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達百瀆之田皆魚游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不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于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晝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爲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流通又有孟徑洩瀾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于吳淞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伍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滿流峻急之待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澱菱蘆叢生沙泥漲



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菱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先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菱蘆生矣菱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樑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礮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礮開菱蘆爲港走水仍于下流又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一牌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洩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洩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礮斗門每瀆于岸北先築隄



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濫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智敗事也竊見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洩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鏢鄙策柰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豈止爲一沈披耶又睹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惟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兩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云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爲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埋塞之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堤可以作田圍此洩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瀟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



人亦所以洩長塘湖東入瀟湖洩瀟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瀟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焉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長官奏乞請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鹽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苧干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于三州之田也鏐于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鏐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千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飢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舍其廬而逋至于酒坊處有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鏐又嘗遊下鄉竊見陂澮之間亦多邱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于平地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于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今之水不洩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鏐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



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決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畧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人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

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汹涌倒注則于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于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洩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菱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礮堤坊管水入江次開道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西涇水旣洩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來直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大水行于地中未能洩積水而先成田圍以



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常湧行于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使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功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于指掌之間也鍰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

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洩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洩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鍰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時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疏若先治上則水皆趨



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北與吳江兩處分洩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鏹觀合開三州諸瀆港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欲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隄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縣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洩水諸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之料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浚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制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鏹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洩入于江湖之間是以制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



洩江湖之水則二堰猶宜先後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利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于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鑿以爲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于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洩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洩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洩當于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

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原綠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鑿曰塘之爲塘是又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洩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于人之所未到後之人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



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鬁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卽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洩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鬁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旣不渡舟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以鬁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鬁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睹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鬁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 貼黃

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鬁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岸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隔湖

相連走洩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江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洩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 伍堰水利

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鏐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知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所論伍堰之利害與鏐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大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制牛于堰上挽洩船筏于固城湖之側又常設監官置解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汎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



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之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而田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宜欵池廣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其餘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五六耳難者乃服

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蘇文忠公知杭州上封事獻單齔書史不概載且罹中丞李定舒直劾奏非神宗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蘇公見忌而豈有于錄齔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嗚呼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歸震川曰太湖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松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爲民所占所以淞江日隘昔人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海口遂至堙塞豈非治水之過歟宜興單齔著書爲蘇子



瞻所稱然欲修伍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治吳之水宜耑力于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東江婁江與松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松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

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其源近不可比儼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他水之患然必令深闊與揚子江埒而後可言復禹之績也按此以岷江松江錢塘江爲三江與蔡註不同更參之按太湖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左傳曰笠澤史記曰五湖皆此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按今湖中自有



五湖曰菱湖莫湖遊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  
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總謂之太湖 宜興有三湖太  
湖滬湖洮湖洮湖又在滬湖西北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  
陽湖洮湖是謂五湖

進單鏹吳中水利書

蘇軾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  
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  
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常  
湖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  
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  
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

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  
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  
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  
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  
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  
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歷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  
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長高尺餘况  
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  
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  
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  
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治浚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咽雖暫通



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于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直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敝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單鏐字季隱宜興人錫之弟登嘉祐四年進士

己亥劉不煇榜

就官獨乘一小舟徧歷三州

蘇常湖

水道經三十年一溝一

瀆無不周覽考究著吳中水利書蘇軾知杭州時嘗錄其書進于朝不果行遂隱居不仕李公擇誌其墓云才不竟于所用命不副于所學後至明時夏原吉治水疏吳江水門濬宜興百瀆周忱撫吳修築溧陽二壩皆如鏐策鏐墓在頤山之右



吳中水利書終

皇清嘉慶十有二年歲在著維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